

f-6

周書

召誥○此篇自首至至作皆史記作洛之事見召公致誥之由自太保至來皆召公致誥于王託周公轉達之詞大意重敬德誠民○王氏曰懲三監之難茲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時往來朝諸侯祀清廟于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子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

惟二○史臣記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成王宅洛之事不敢自專于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告于文武之廟焉

書經卷之五

蔡沈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

北望嶽鄙顧瞻有河與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致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其遠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返復平夏商之廢與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此記成王告廟。○哈桑文武為創業之。而洛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也。○集解告廟只是不敢自專不必云奉文武之志。

惟太○王于豐告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太保承命曰豐起行而來至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邑以建都大事當稽于天乃卜王城下都所在既得吉。則經營營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而規模定矣。

此合下節記召公成始事。所謂基命也。越若來以上是承王命以相宅。以下是稽天意以定宅。○會編相宅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勢孰可為王城孰可為下都也。三月属下旬卜宅即洛誥始卜河朔黎水維下濶澤東西之謂得卜。即兩云惟洛食之謂經營只是規度其位次非使營造也。○傳翼下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洛誥云我卜晉二公同心召公卜。即周公卜也。○集解卜宅得卜經營作三節看。越三○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眾殷民平高下定廣狹攻治其所經營之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俱于定矣。

上得卜見天意從此位成。見人心順。○合參舉事之初四方民猶未集且攻治之役其事易辦故只役已遷洛之殷眾位成者基址成也。○及翼日乙卯周公朝亦至于洛則偏觀于新邑所經營之位慎

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朏數尾反戊音戊○成王

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次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篋成

庶殷殷之眾庶也用庶殷

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若翼

之也

此下四節記周公成終事所謂定命也公在豐或偶有所事故獨後至時說先卑後尊非是達觀是慎其事之心兼有欲圖以獻王之意越三○越三日丁巳乃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一祭畢以簡為誠也越雞日戊午祭告于新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畢以豐為敬也

此舉祀典郊社昭註說郊是合祭天地社是專祭新邑土神與他處郊社字不同○陳氏大猷曰此即洛邑新立之郊社○王方麓曰郊社大事周公以人臣行之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非常祭之比越七○越七日甲子朝周公乃用所定營洛役書命殷之眾庶使知所趨事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以命諸侯使知所率作也

此頒役書即洪大誥治也○孔氏曰書賦功屬役之書也賦功謂賦欽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所役之處使知地之丈尺也○瑤泉曰四方和會獨倫庶殷著其難也庶邦咸在獨命邦伯純于尊也

厥既○公既以役書命殷庶于是庶殷盡皆鼓舞從役庶殷且然則四方之民可知矣

上用牲是祈神休此不作是得人力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越三日巳用牲于郊牛三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祭郊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大牲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春秋傳曰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下度厚薄切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猴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家君咸在而獨命

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厥既命殷庶庶殷

不作不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太保○洛邑事畢周公將歸銅京召公因陳戒于王乃以庶邦家君所獻致慶之幣出而取之乃復入付于周公且言其意曰我今拜手稽首所以陳王而託公者豈在幣哉唯以新邑近遷欲化庶殷之怙侈為友順而以條教諭之其根本則自乃御事也公歸幸為我達告王之詞焉

此記召公陳告緣由入錫以上記其事曰字下記其言誥告二句正所以陳王及公之意以誥告望王而專其責于王身見非諸臣所能預則含敬德意○王氏曰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人而化殷之大本在于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焉耳○王字泰曰殷民雖遷而向化之心未純當有告教以開導之然其根本則在王身耳

誥告庶殷言語之訓誥也自乃御事則身為之範也○按召公陳誥意當序在取幣上旅王單承幣來卸入下二句于書理方合瑤泉兼誥幣貴府單指誥皆非○合參以皇天以下為口授誥詞亦非

皇天○其告王之詞曰嗚呼天命靡常不可恃也昔受已為天元子而有大國殷矣乃一旦皇天上帝不佑其所為遂改革其元子嬰茲大國殷之命而使我周代之今王繼文武受命為元子而統有大國固有無疆之休然可改于昔者未必不可改于今則亦正有無疆之憂要其所以改者特以不敬故耳誠能操心制行惟主于敬則天命在我自不忍遽改矣嗚呼王曷其奈何不以敬自持哉

此下皆告王之詞此言天命不常而示保命之道宋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下皆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瑤泉曰改字貫大國殷命

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家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

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王乃取諸侯贊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土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

謂改其元子及大國殷之命也。無著以天言。非言其久。合參敬兼存發言。

天既○夫天既永絕大邦殷之命矣。而茲殷多先哲王精爽在天。宜若能為子孫請命。乃其後王後民服受天命。昏迷顛倒。卒致賢智者避藏。病民者在位。于是民苦其虐。無可控訴。但知保抱其子。摧拌其婦。以哀號于天。及往而逃亡。求免其虐。又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嗚呼。天固不忘商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四方民之無辜。故眷殷之命。遂改而眷命我懋德之文武也。天命一絕。則祖德亦不足恃。如此。王其孜孜亟亟。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可耳。

此承上言天命既絕。即祖德難憑。以勉王敬德。一氣說下。歸重末句。○孔傳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新安陳氏曰。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文武也。敬德而言疾者。蓋人心謀則存。舍則亡。必緊着精神汲汲用功。則此敬曰強。而能敬曰悠。悠則安。肆曰偷。而不能敬矣。○按疾字。

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人尚何疎之有。天既遠終大邦殷之命。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大。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罕。四方民。

其養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

是策勵用功敬德字眼不是敬之工夫

相古○天命不常不特一代為然觀古先民有夏之禹天既啓迪其德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仰考大意承順無違而祇言德先以位傳子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乃桀為無道今時既墜失其天命而殷代之矣又觀今有殷之湯天亦啓迪其德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上考天意承順無違而懋昭大德伐夏救民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乃紂為無道今時既墜失其天命而周代之矣天命之不可恃也如此

此亦上言天命之不可恃而舉夏殷之興亡以証之只宜就夏殷殺出去留無常以引起下節至勉王敬德誠民意下數節方見○瑤泉曰夏周相去已遠故曰相去商乃近代故曰今相天迪禹如錫洪範迪湯如錫湯智勇主德言皆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從子保者使啓賢能繼禹也格保者假手有命也主業言面稽天恭兼兩意詭禹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厥德知天保其子則從而傳之子此禹之面稽天若也湯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敬厥德知天格保則從而伐夏救民此湯之面稽天若也墜命處重看正發不可恃之意○此節與上二節只是反覆言天命不常非有一意

冲子○夏殷墜失天命皆由後王之不敬德故人君當敬德然親近老臣則尤敬德之助今王以幼冲嗣天位必親近老成之人言聽計從斷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桀抱攜持其妻下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去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恭今時

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恭今

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

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今

不可疎遠壽者所以然者言乎壽者閱歷久而聞見廣博于古人之祇德懋德皆能稽考其事資之則于事有所證是固不可遺也况言乎壽者造詣深而智識精明所以諱度無墜天命之策皆能仰稽天理資之則于理無所遺是尤不可遺也

此欲其在老臣以為敬德之助首句虛下正明不可遺意稽古稽天串看蓋德溯于往而易見理隱于天而難知故加一矧字○王方麓曰冲幼之主于老成之臣雖曰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而受其益無遺者親之之謂○陳新安曰德與謀俱主好一邊說

嗚呼○嗚呼我王之年雖小然其任則受天命以長民為天之元子哉其大能誠和于小民消其悖逆歸于遜順以為今日永命之休美乎然民甚畏險至不易誠而誠之不外敬德王當不敢緩于敬德用此以顧畏斯民之若險而誠和之則今休可臻而元子之責盡矣

首句言嗣王所係之重至能二句是誠民以所命不敢二句是敬德以誠民乃下數節之綱也○不曰安曰誠者兼治教言非使得所之謂前無疆惟休休字以受命時言此休字以承命言不敢後即上疾字用謂用此不敢後之心以顧民若也二句一直下

王來○然欲誠民而期今休舍洛邑無以行之王將自舊都來此洛邑以繼天出治當以誠民之道自服行于土中無容旁委也此豈臣一人

乎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

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予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若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若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云然曰亦嘗曰八君一身所係匪輕今作此大邑非為逸豫計蓋將自此作君作師以對越上帝望稱殷禮以謹祀神祇且自此若彝撫事以宅中圖治觀且之言即臣期王自服土中之意也王誠勉而行之則庶幾上天眷周之命一成不易而治民之效今即見其休美矣

上言敬德誠民永命此則欲其宅洛以行之重自服土中句蓋前此三未親政全賴大臣來輔今新邑已成乃成王治政之始猶班倚恃大臣不自己擔當故先破其所恃如此配天祀神治民周公本平說召公引來却重巾又作証末二句是自服之效成命本民心安來今休又即在成命上見○瑤泉曰通節對上其不能二句看○王方麓曰此節只有誠民以祈天命至王敬作所二句方是敬德今休與上相應上期之之詞此決之之詞

王先○夫王自服土中固以化民為要而化民當自臣始今殷之御事習染于惡王必先化服之而化服之道惟其親近副貳于我周之御事聞正言見正行朝夕熏陶以節制其徃口驕淫之性久則自然自進于善不容已矣夫化臣以端表範乃轉移民俗之善道也

中其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絜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

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曰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此推言化民必本于臣。○瑞泉曰：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提訓宅洛以化殷為重，故言服殷御事先字重看。對化民說服是化服。此介節性是服之之實，降日句以敘言。

王敬。○然欲化臣又必自身始。王當以敬為處所。動靜語默皆人起居無一時一事或離于敬也。若不敬而德墮于臣，則有殷御事無以服之。何以服民是誠不可不敬乎德乎蓋勉之。

此推言化臣以化民，又不外于敬德上。句言當如此，下句言不可不如此。總是勉詞。○瑞泉曰：此對上王不敢後二句看。○姚承庵曰：所即所其無逸之所作所，即易所謂居而安，記所謂藏身之固也。○秘旨敬德誠民永命，雖章脉但此處只重在臣兼民可也。不必旁及永命。○太重複前後節意。○合參傳雖專言化臣，必本平身然敬德所以誠民兼化民說為是。

我不。○夫王不可不敬德，蓋有往事當監焉。今我周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夏先王受禪而有天下，我不敢知其服天之命，何以遂歷年四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敢知其何以遂不少延。然所不故知者數而所知者理。以理言，惟桀作威，厥虐不敬厥德，乃早墜其命耳。殷先王革命而有天下，我不敢知其受天之命，何以遂歷年六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敢知其何以遂不少延。然所不敢知者數而所知者理。以理言，惟紂毒虐肆害，不敬厥德，乃早墜其命耳。不敬德而墜命，此當監于夏殷者也。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

已。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人起居無徃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

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

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

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

此奉上不可不敬德而舉夏殷墜命以明不可不敬德之意因起下嗣若功之說首我字指王我不敢知以下正見不可不監○俞濠泉曰監兼得失兩邊則意反緩了蓋此監字對下節嗣若功嗣字監者以不敬墜命者為戒嗣者以敬德永命者為法。

今王○監于夏殷之墜命可知永我周命之道矣今王嗣文武受茲天命不以爲眷周之隆我謂亦惟夏殷二國既墜之命移之周者其永與否俱未可知王當念二國受命之先如禹湯之祇德懋德而立歷年之基爲有功者嗣之祿敬德而歷年是則誠能嗣命者也此雖教化淡冷之時猶不可忽況王乃初服始行教化豈可不嗣功以嗣命乎

此承上監于夏殷而欲其嗣敬德以歷年又言初服以結上起下也○秘古以上皆從自服土中說來下數節又從初服轉進一層議論○會編我亦句重永短不可知意○合泰功即指敬德如禹之祇台湯之懋敬者是○集解初服暗指宅洛至下宅新邑方露。

嗚呼○嗚呼初服何爲當謹蓋人君圖治端自初服若人之生子然猶不在厥初生之時使習爲善則知識聰明日漸開發不虧降衷之體是睿哲雖天之所命而實已自貽之也我觀今日天意其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以福祿之吉微妖孽之凶微或命以歷年之久長皆不可知所可知者惟視我初時所服行何如耳初服能謹則自然命哲命吉命歷年雖異自貽者安可不謹也

此初服所係之重以見當謹也罔不二句就諭意言今天以下方

人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今王嗣受厥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

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

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

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發明若子正意。提訓罔不似不必兼善惡兩項亦主好過與自貽
句一氣讀。傳翼明哲之體天之命我者自是如此。此後則全在人
自貽貽即貽謀之貽觀下愚為目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會
編命哲以德言言以徵驗言歷年以國祚言。

宅新。今洛邑新成王來宅此圖治。正所謂初服也故為主謀其首及
今疾于敬德不可怠也。蓋歷年永短係乎民心民心向背原于王德王
其以德著為識民之用使民心安而天心固祈天以久長之命可矣。

此示以謹初服不外敬德。俞樾泉曰上王其是勉其如此下王其
是期其能如此。合祭肆設也應前疾敬德而言王來宅新邑正初
服之時所以必疾敬德也此謹德于已未說到聽政臨民下句加一
用字言以德為誠民之用也祈字跟誠民來。

王勿。敬德則當緩刑蓋刑者德之次其惟王勿以小民習染之次過
用非法者多遂果于刑戮以用治也夫民雖頑而性本厚惟順其性而
導之則非釋者自可轉移變化而有治之之成功安用刑戮為也。

此言化民不得用罰。俞樾泉曰用非釋就民之反側不法言。

瑤泉曰重不用罰上民若有功措說

王位。若用刑戮則君德頹矣其惟王居尊于天下之使必疾敬德而
德首出天下則德與位稱將見小民皆潛移默化儀刑君德而用德于
天下矣大為治而使民此徧德則王之德不大顯著乎信乎敬德為誠
民之本不可不服行于新邑者也。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
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其惟王勿以小民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
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
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
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於王之德。王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若有
益以顯矣。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幾期曰我受天
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此言化民必本于德與上節至看不可以此作有功之實。○會編位
有德元是疾敬德所成越王顯就民用德上見。

上下○是在于君而臣與有責自今我君臣當夙夜勤勞憂恤相期
目我周受天命當大知有夏之歷年不止此也用勿替有殷之歷年兼
而有之可也此豈他求哉惟欲王敬德緩刑以小民之誠受天無疆之
命耳

此承上不用刑而用德以誠民即為永命之道○朱子曰以小民如
以某師之以○王振子曰以學工夫全在上二節○王方麓曰天無
心以民為心得民則得天矣○提訓受字應前所字受天永命極大
功用却只在小民身上着力故望王以之

拜手○謹拜手稽首曰今茲新邑王治惟王王果敬德而見于政令以
德為威見于教化以德為明予小臣敢以王所遷之殷民與諸在位君
子及周之友順民遵王王之政教而不失順從王之政教而不違保受
如此王當于上天眷周之成命終有不替而王所由致此之德亦與命
俱永顯著于後世矣然臣非敢以臣民保受俾王終有成命顯于後世
為足以效勤于王也亦以祈天之實在王臣惟其祀事之文恭奉幣帛
用供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

此總一篇大意用前奉幣旅王之意當于王亦顯畧斷上以率下之
責任諸已下以祈天之實望諸君舊解在明德載其是○瑤泉曰成
命應勿用非舞節明德應德元飾益不用刑是以德為威用德是以

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
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
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
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帛供王能祈天永
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
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
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
明也未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
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
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
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
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禋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德爲明通本敬德着。王方麓曰敬德一也。自其發之政令而爲人所佩服者曰威命。自其宜之教化而爲人所仰慕者曰明德。王未有成命。註着實字。以期之。辭言不以勉之。辭言即重述前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之意也。時說非是。曰未有則所謂厥有成命者不徒托諸空言而終有之矣。王亦顯即前越王顯德言我非敢勤指予小臣以下說時說指上二句。謂此有成命。非吾之所敢任。惟在王之自盡而已。此爲泥于註王之所當自盡一句。謂嗣王未有成命。故也不知此句自在後句。祈天永命見之能者。期望必然之辭。註王之所自盡。從能字出。陳新安曰所謂能祈天永命者。不過止文敬德誠民故篇終特以能字該之。

洛誥。王方麓曰此篇首四節周公遣使告卜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洛邑。王在鎬京。王肇稱至罔不若時。十三節公教王宅洛之事。并示已退休之志。王答而留之。是時公與王俱在鎬京。予小子至文祖德七節王留公而公許之。是時公與王俱在洛邑。仲來四節公述命寧祭禱之事。而因致責難之意。是時公又在洛邑。王又在鎬京。戊辰以下記祭祀冊誥等事。乃公許留之後。仲來。茲殷之前事也。末節因記公之終焉。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于周周公感勤乃洪大誥治。

講。周公攝政之七年三月十六日。公以殷民叛逆難治。不可無地以居之。于是始定基址。作王城下都于東國洛。其時四方之民大和悅而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上。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洛之事。今古文皆有其。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仲來以下。成王錫命。茲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來會其民勤矣至侯甸男采衛五服其百官因民心之和鼓舞宜播之使皆見在執事于周其臣勤矣周公總其事者于事咸致其勤乃作彼書洪大誥臣民以治洛之事此萬年之業成于一月間也。

此敘作洛之始詞。瑤泉曰新太邑兼王城下都侯甸男邦采衛猶云侯甸男采衛之邦此內五服百王即五服百王咸勤大誥治二句一氣說如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之類是勤以此告臣民使民知所見土臣知所播民是誥治猶名誥所謂用書命庶幾侯甸男邦伯也此在達觀之後獻卜之前。陸賈府曰和會歡忻來會之意見土始服斧斤版築之事。

周公。史記周公遣使告下于王于是拜手稽首曰王以作洛之事委我今其事已定我敢復命于子明辟也。

此營洛既定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詞。焦漪園曰重告下上未是告洛邑之成。

王如。夫建都于洛以承天眷王之事也王以紂冲自遜如弗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善後之事付之太保與我我有是責乃繼大保而往大相視東土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都其庶幾為吾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下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幼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家宰正百王則周公以家宰總百工而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

大誥治四十八字。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于乃胤

此先敘相治之意。基命定命主作洛始終說瑠泉曰基命以營建
新都言定命以大役生民言作洛本以承天依。不密即下天休作
一民明辟兼朝諸侯撫萬民一意。

予惟。我之天相東土者何如。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以河北黎水殷
民所便我先卜此而龜兆不從我乃改卜瀾水之東瀾水之西以為王
城惟此洛邑之墨龜兆正食之則朝會有定所矣我又卜瀾水之東以
為下都惟此洛邑之墨龜兆正食之則殷民有處所矣今遣使來以洛
之地圖及獻所卜之兆辭于王定都之始終庶可考而知焉。

此正大相東土之事。呂氏曰卜都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固
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土中者周公之心而卜黎
于先者先人後已之心。史氏漸曰瀾瀾之東西即洛之中也瀾水
之東即洛之偏也。天子南向則瀾在洛之右瀾在洛之左。王城
是為邲鄩之地即今河南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都即今洛陽二城
相距十有八里。

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

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
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
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
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

卜瀾水東瀾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瀾水東亦

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瀾音廛俘補耕又

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
水交流之內也瀾水東瀾水西王城也朝會
之地瀾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瀾
瀾之閒下都在瀾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
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
正食其墨也俘也圖洛之地圖也獻也獻

王拜○王既得公復命之詞乃拜手稽首授使者復公之詞曰宅中圖
大天休所在也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不敬以承之來相視洛邑為我周
配祭上天休命之地公既定宅乃遣使來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常吉
者此豈我一人獨能當之惟我與公二人共當之耳且我據卜觀圖規
模弘遠知公用意非徒為一時計正欲以予自今至于萬億年據形勝
以朝諸侯撫萬民敬承休命于無窮期望之意如此所以誨我者至矣
敢不拜手稽首以謝公之誨言乎

此成王復周公之詞公不敢至匹休敘相洛事應止大相東土二句
既定宅至其貞敘宅洛事應上惟洛食及獻卜等句萬億年句總承
相洛宅洛見公美意無窮○王方釐曰作洛美意正是公其以予句
其上曰敬天之休曰作周匹休曰卜休恒吉皆是敘事中形容之言
不必說意之美也○秘有敬天休總以作洛言誨言句上二節○集
解休字俱指眷命言惟卜休之休稍異。

周公○洛邑既成公歸于鎬告王以宅洛當行之事曰王著為天地百
神之玉洛邑之作將以甚祀上下今王往洛當始舉盛大之禮甚祀于
新邑祀典所載者固無不祀即祀典無交而義當祭者亦咸次其首單
之序而祭之于以告成事報神賜祿鴻休也

其卜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兆辭也

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仲來來視予

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
辭也王拜手稽首者

成王尊與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

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

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下之

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

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

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

卜之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

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
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